

《骆驼祥子》三种英译文对比赏析

鄢廷希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德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摘要

本文以老舍的经典小说《骆驼祥子》为研究对象, 选取Evan King (1945), Jean M. James (1979)和施晓菁(1981)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本为分析文本, 从翻译策略、文化意象处理、人物形象塑造及语言风格四个维度展开系统对比。研究发现, 三位译者因文化背景、时代语境和翻译理念的差异, 在专有名词翻译、句式结构转换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 施晓菁译本以“异化 + 归化”策略, 注重语言形式的忠实性; Evan King译本采用“归化”策略, 为迎合西方读者对情节和结局进行大幅改写; Jean M. James译本也试图在忠实与通顺间寻求平衡, 结合威妥玛拼音与中式英语词汇传递文化特色。本文通过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对话, 揭示了不同译者在文化过滤作用下的策略选择差异, 表明优秀的文学翻译需要在文化接受与文本忠实之间搭建具有阐释韧性的语义桥梁。

关键词

《骆驼祥子》, 英译本, 翻译对比, 译者风格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Rickshaw Boy*

Tingxi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 Deyang Sichuan

Received: July 2, 2026; accepted: August 11,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Rickshaw Boy*, the classic novel by Lao She, as its object of study. It compares three representativ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Evan King (1945), Jean M. James (1979), and Shi Xiaojing (1981)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treatment of cultural imagery, characterization, and linguistic style. The study finds that, owing to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y, the three translators display significant divergence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rendering of proper noun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entence patterns. Shi Xiaojing's version adopts a strategy combining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plac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fidelity to the linguistic form of the source text. Evan King's translation, by contrast, employs a predominantly domesticating approach, substantially rewriting both the plot and the ending to accommodate the expectations of Western readers. Jean M. James likewise seek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and readability, incorporating Wade-Giles romanization and Chinese-influenced English expressions to convey the novel's distinctive cultural features. By engaging critically with previous scholarship,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how translators' choices differ under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cultural filtering. It argues that successful literary translation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mantically interpretive bridge between cultural accessibility and textual fidelity.

Keywords

Rickshaw Boy, English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 Comparison, Translator's Sty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原作者及原作品介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市民气质突出的作家。生于北京满族旗人家庭,创作根植北平市井,曾执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齐鲁大学,始终以“平民视角”观察底层社会,叙事兼具知识分子良知与胡同居民温情。1951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创作横跨新旧时代,为现代汉语贡献“京味儿”美学典范。

《骆驼祥子》是其长篇代表作,1936~1937年连载于《宇宙风》,1939年单行本出版。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动荡中国为背景,聚焦北平人力车夫祥子的人生起落,用俏皮生动的大众化语言,既描绘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又展开旧北京社会民俗画卷。小说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反映了深刻的社会不公与复杂人性,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悲悯。

这里选取的是小说第四章,祥子回到北平在海甸的一家小店住了三四天,梦话被人们听了去,从此得了个“骆驼”的外号,他花了些钱将自己整顿好,又再次干起了拉车的营生,这一次他将家安在了刘四爷的人和车厂。透过刘四爷的车厂,老舍将笔墨展开,开始写到了车厂中其他的洋车夫,而祥子也在这里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虎妞。祥子将花剩的30元大洋交给刘四爷保存,希望有一天攒够了钱再次买上属于自己的车。

2. 译者及译本介绍

该小说至今已有多个译本出现,按时间顺序依次为:1945年,美国译者伊万·金(Evan King)的 *Rickshaw Boy*; 1979年,美国汉学家詹姆斯(Jean M. James)的 *Rickshaw: The Novel Lo-t'o Hsiang Tzu*; 1988年,华人翻译家施晓菁的 *Camel Xiangzi*。

(1) 伊万·金(Evan King)与1945年译本 *Rickshaw Boy*

1945年,美国译者伊万·金(Evan King)完成《骆驼祥子》首个英译本 *Rickshaw Boy*,由纽约 Reynal & Hitchcock 出版社出版。作为最早进入英语世界的译本,其传播范围与文化影响力至今未衰。然而,该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呈现显著的归化特征:译者对原著进行了结构性改写,包括删减涉及社会批判的敏感

内容、简化人物心理描写，甚至通过增补虚构角色与重构叙事结局，将祥子与小福子的悲剧命运改写为符合美国读者期待的“大团圆”式收束。这种改编策略虽使作品更契合二战后美国社会对异域奇观的消费需求，却也导致原作的批判性维度被严重削弱。

(2) 珍·詹姆斯(Jean M. James)与 1979 年译本 *Rickshaw: The Novel Lo-t'o Hsiang Tzu*

1979 年，美国汉学家珍·詹姆斯(Jean M. James)推出学术性译本 *Rickshaw: The Novel Lo-t'o Hsiang Tzu*，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相较于伊万·金的商业化改写，该译本在翻译伦理上更趋近忠实性原则。译者通过系统梳理老舍的语言风格，在译文中保留了大量北京方言特征与民俗词汇，并借助注释体系对文化负载词进行阐释，力图在英语语境中复现原作的“京味儿”叙事。此外，译本特别增补学术导言，将小说置于 20 世纪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框架下解读，使其成为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文本。金洁与吴平基于该译本的序言分析指出，James 的翻译理念体现了一位汉学家对文化他者性的自觉守护，其学术取向为译本赋予了独特的研究价值[1]。

(3) 施晓菁与 1981 年译本 *Camel Xiangzi*

1981 年，华人翻译家施晓菁完成译本 *Camel Xiangzi*，由北京外文出版社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作为首个由华人学者独立完成的·英译本，其翻译策略呈现双重文化视角：一方面，译者依据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进行翻译，删减了初版中部分粗俗描写与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段落，使文本更符合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规范；另一方面，通过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作的语言韵味。该译本在英语世界获得学术界与普通读者的双重认可，其双语文化背景使译作成为跨文化传播中“中间文本”的典型案例。

3. 案例分析

笔者将从词汇、句法、篇章、风格四个维度对三个译文展开系统性剖析。

3.1. 词汇层面

由于三位译者所处时代背景不同，1945 年 Evan King 翻译时，现代汉语拼音并未确立和推广，他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将“祥子”翻译为“Happy Boy”，侧重于英语的可读性，但偏离了祥子悲剧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描绘其所处时代的关键，King 的翻译显然不合适。现代汉语拼音于 1958 年正式确立和推广，Jean M. James 在 1979 年还使用过时的威妥玛式拼音法拼写中文专有名词，显然不妥，但仍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施晓菁在翻译专有名词时，采用音译法保留原名音形，忠实于文化符号，能够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避免因直译导致的文化误解或信息丢失。赵琦与卢澄指出，音译在翻译人名、地名等文化专有项时，既能保持源语文化特色，又能实现功能对等[2]。施的处理最佳。三位译者对专有名词的具体处理见表 1。

Table 1. Translation of proper nouns
表 1. 专有名词的翻译

	祥子	海甸
Evan King	Happy Boy	Seas Domain
Jean M. James	Hiang Tzu	Hai Tien
施晓菁	Xiangzi	Haidian

(1) Evan King: 异化策略

“神头鬼脑”的翻译保留“鬼”的源语文化意象，传递了祥子落魄潦倒、形销骨立的阴森凄惨感。但

“shoddy old”为增译，在翻译时添加了过多的主观色彩。“馄饨”的翻译，严重偏离源语概念(馄饨 ≠ 蒸糕)出现文化意象错位导致语义偏差，暴露异化策略在文化缺省场景的局限性。

(2) Jean M. James: 归化策略

“神头鬼脸”的翻译选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wreck”(常指残骸/身心崩溃之人)传达落魄状态，提升了可读性。然而，此译丢失了原文“鬼”的特定文化意象及贬义强度，弱化了原文的修辞效果。“馄饨”的翻译采用音译法，是归化策略下处理文化负载词的常见手段，保留了部分文化特色。但未辅以解释性说明(如“Chinese dumpling soup”)，可能导致目标语读者无法准确理解其具体所指，文化传递效果有限，且采用过时的威妥玛式拼音法。

(3) 施晓菁：异化与归化结合

“神头鬼脸”施译采用折中策略，选用英语习语“down and out”(指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此译虽舍弃了“鬼”的具体意象，但精准捕捉了原文的核心语义(落魄、潦倒的贬义状态)，在文化可接受性与语义忠实度间取得了平衡。“馄饨”的译法属归化策略下的释义。虽未保留专有名词“馄饨”，但通过描述性翻译(“饺子汤”)有效传达了食物的基本形态(带汤的面食包裹馅料)，确保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实现了功能性对等。

译者策略选择体现文化负载词处理的难点在于源语文化忠实度与目的语接受的平衡。异化策略易致文化误读，归化策略易致文化损耗，而施晓菁的折中方案通过语义重构实现了最佳跨文化适应。三位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具体处理见表 2。

Table 2.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表 2.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神头鬼脸	馄饨挑儿
Evan King	looking like a shoddy old ghost	peddler was selling steamed cakes
Jean M. James	looking like a wreck	won ton peddler
施晓菁	looking so down and out	peddler selling dumpling soup

3.2. 句法层面

ST: 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得像皮糖似的。

施译: After fasting for three days, the fever abated and he felt as limp as taffy.

King 译: After three days of fasting his fever subsided, leaving his body as soft and weak as taffy.

James 译: Three days of fasting brought his temperature down and left his body flaccid as soft taffy.

Analysis: 在中文原句的逻辑建构中(饥饿 - 火气消退 - 体力衰弱)构成了一条隐含的因果链，这种意合特征在翻译处理中呈现出显著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在处理中文流水句时，施和 King 都采用 After 引导时间状语，通过显性连接词重构逻辑关系，这种处理方式符合英语形合语言的特点，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原文流水句特有的自然叙事节奏。James 则直接将时间作为主语，没有采用逻辑连接词，通过动词“brought down and left”直接建构因果，句子更加紧凑，更符合中文重意合的特点。但没有考虑到原作者和原作的写作风格，原作更多地采用流水句 + 口语化的表达，将整个故事娓娓道来。整体看来，施晓菁适度引入显性连接词满足英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同时保留了原文分句的处理，在原作风格和译入语特点之间的平衡最佳。

ST: 没想到自己的腿会这样的不吃力，走到小店门口他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坐了好大半天，头上

见上凉汗。

施译: When he reached the door of the inn they suddenly gave way and he collapsed on the ground. He sat there in a daze for a long time, beads of cold sweat on his brow.

King 译: When he got to the door of the little inn he had to sit down on the ground, and he stayed squatting there stupidly for a long while, his forehead covered with cold sweat.

James 译: He collapsed feebly onto the ground when he got to the front door of the inn. He sat there, dizzily, for a long time, his forehead covered with cold sweat.

Analysis: 施采用“*When + 过去式*”结构引入时间状语,通过从句与主句的明确划分(*they gave way/he collapsed*),构建符合英文形合特征的复合句。第二句以并列连词 *and* 衔接,形成“动作-状态”的因果链。*King* 通过添加情态动词 *had to* 强化动作的被迫性,并添加副词“*stupidly*”修饰状态,严重偏离了原作,扭曲了作者的本意。且句式长导致的叙事拖沓感,更与中文流水句的轻快特质形成反差,暴露出 *King* 对原作市井风格理解的偏差。*James* 采用“主句 + 时间状语从句”的倒装结构,通过瞬间动词“*collapsed*”暗含因果逻辑。第二句逗号使用非常巧妙,给读者一种画卷徐徐展开的画面感,且与原作口语化表达偏多的风格相符,对比起来显得施的译文过度形合化。综合考虑 *James* 的译文更优。

ST: 虽然被兵们拉去不多的日子,

施译: Though he had not spent many days with the troops,

King 译: Although the soldiers had not held him for long,

James 译: Although it wasn't so long ago that he had been captured by the soldiers,

Analysis: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被动语态的处理,施采用转换法,将原句的被动译为主动,弱化了祥子受害者的形象。这种处理虽在语法层面实现流畅表达,但未能充分传递原作通过被动语态暗示的旧社会的黑暗和压迫的隐喻内涵。*King* 也使用主动语态,将士兵作为主语,强调是士兵留住祥子,*James* 则保留了被动语态,通过“*had been captured by*”最大程度还原了祥子受害者的形象,通过对主人公祥子形象的准确塑造,最准确地呈现了原作的主题。在小说翻译中被动语态的翻译绝非单纯的语法转换,而是涉及文学形象塑造与主题隐喻传递的核心问题。施晓菁与 *Evan King* 的主动化处理虽符合英文语法规范,却因施事者的过度凸显稀释了社会批判的力度;*Jean M. James* 保留被动结构,成功实现了祥子的文学形象塑造。

3.3. 篇章层面

在每一段的开头,施晓菁都采用时间状语引导句子,用时序逻辑串联整个故事的逻辑链。比 *King* 和 *James* 更重视英语的连接手段。

施晓菁完整地翻译了原文,*Evan King* 和 *Jean M. James*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删减,破坏了原作叙事结构完整性。

Evan King 的删减: 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明明是自己的,可是又像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他非常的难过。他不敢想过去的那些委屈与危险,虽然不去想,可依然的存在,就好像连阴天的时候,不去看天也知道天是黑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不应该再太自苦了。

Jean M. James 的删减: 到现在一想,一切都像个噩梦。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好像忽然的一气增多了好几岁。

孔令云在对《骆驼祥子》英译本的校评中也指出,*King* 译本对心理描写的整段删减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贯穿全译本的系统性改写策略,其对人物形象完整性的损害尤为突出[3]。两位译者删减性质的具体

对比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omissions by nature
表 3. 删减性质对比

译者	删减位置	影响程度	笔者分析
Evan King	完整段落 (4 句心理描写)	严重损害人物立体性，弱化人物心理深度，省略了祥子对自我认知的扭曲和底层人民的生存恐惧。也会影响到后面行为逻辑链条。	King 译本的删减是意识形态性选择：回避人物心理创伤，迎合西方读者对“简洁叙事”的偏好，导致祥子形象扁平化。心理活动也是人物本性的再现。
		译出前半句 “as if he’d taken on many years in a single breath”，但省略了“好几岁”的具体量化表述，弱化衰老的具象冲击力。削弱文学表现力，但整体留存。	
Jean M. James	局部句子成分 (比喻后半句)		James 译本的删减更接近技术性失误：关键比喻的局部丢失削弱了原文哲学深度，但整体仍试图保留心理描写。

小说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它塑造的具体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另外，小说的故事情节又是由小说人物的性格、言行生发出来的一个个事件的有序组合。情节同性格的关系是：性格决定情节，情节表现性格并推动性格的发展。欣赏小说，就要在解读情节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老舍笔下祥子的“魂”究竟是什么？是：知道自己身体可爱，却不得不继续吃苦。→明知希望渺茫，仍挣扎着剃头换衣想重生。只有施晓菁译本抓住了这个内核——她笔下的祥子 “He stood up. Though he knew he was still very weak, he must lose no time in sprucing up.”

3.4. 风格层面

三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各有不同，具体差异见表 4。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华人译者的施晓菁，在翻译时更加侧重于英语形合的规范。从句子间连接手段和篇章衔接上的规范上来看，甚至优于两位英文译者。施晓菁的形合规范优势，源于其作为华人学者的双重文化视角：既深谙中文的意合精髓，又精通英语的形合规范。这种“中间道路”使其在句子间连接与篇章衔接上，形成了对英语国家译者的策略超越——既避免 James 的学术僵化，又规避 King 的市场导向，最终在目标语读者中构建起可接受的异质性。施虽然承认关心读者的“语言模式”十分重要，但是坚持没有必要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扭曲原文，将改写程度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是译者的责任。孙会军在对四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中也指出，施晓菁译本在“形合规范”与“文化忠实”之间取得的平衡，使其在可读性与语义忠实度方面均表现突出；而 Evan King 译本尽管传播最广，却是偏离原作程度最大的“改编式翻译”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translator styles
表 4. 译者风格对比

	文化立场	翻译目的	风格特征
施晓菁	跨文化桥梁建构者	实现中文文学的学术传播	形合规范优先，动态平衡文化特质
Jean M. James	文化他者性守护者	为西方学界保留文化标本	异化策略主导，学术取向明显
Evan King	目标文化导向的改写者	迎合美国市场的审美期待	归化改写彻底，文化过滤严重

4. 总结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对比分析《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我们清晰地看到：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未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文化立场、意识形态与

读者期待的复合投射。施晓菁对“形意平衡”的追求，折射出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化初期学术译者的规范焦虑；Evan King 的西方中心主义改写，暴露了冷战时期美国出版业对“他者”的想象重构；Jean M. James 的学术考古式翻译，则印刻着 21 世纪初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差异本质上都是时代之手在翻译场域的延伸。正如本雅明所言：“真正的翻译是纯语言的重生”，但这种“重生”必然带着时代的胎记。当施晓菁用“down and out”替代“神头鬼脸”时，她正在英语规范与中文韵味之间搭建跨文化理解的桥梁；当 King 将“祥子”翻译为“Happy Boy”时，他实质是在为西方读者制造符合其认知框架的“中国梦”；当 James 坚持使用威妥玛拼音时，她正在学术场域中划定文化忠实的边界。

给我们译者带来的思考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的接受惯性与源文本的文化特异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没有普世标准，唯有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方能显现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 [1] 金洁, 吴平. 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6(5): 103-111.
- [2] 赵琦, 卢澄. 论音译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1): 118-124.
- [3] 孔令云. 《骆驼祥子》英译本校评[J]. 新文学史料, 2008(2): 152-156+2.
- [4] 孙会军. 《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11): 40-50.